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七十回 鄱陽湖輕舟試練 潛谷口黑夜燒糧

話說王能、徐壽奉了伍定謀之令，即各帶輕舟二十只，偃旗息鼓，放出鄱陽湖操練。初上船時，覺得有些顛簸；歷練了半日，便不覺有顛簸之狀。于是一連二日二夜，皆在湖上習練。到了二十五日傍晚，纔將這四十只快舟收進港口，果然宸濠毫無知覺。因這鄱陽湖東西闊四十里，南北長三百里，湖面寬闊而又偃旗息鼓，所以賊寨毫不知覺。四十艘快舟收入港口，只待夜間三更時分，前去西山燒糧。暫且按下。

再說王元帥到了廿五這日，即將卜大武押運來的船只，從支河汊港中調出，沿湖岸一字擺開，上插旗幡，中藏金鼓，令徐鳴皋為水師中軍，狄洪道副之；徐慶為水師右軍，包行恭副之；楊小舫為左軍，卜大武副之。各帶輕舟二十只，分三路去攻他的方陣，不必勝，略戰急回，不可誤事。徐鳴皋等一齊得令，即刻分撥各兵卒上了船只，每船載兵二百，搖旗吶喊，金鼓齊鳴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檣掉，望湖面上飛去。原來樵舍在南昌斜對岸，離南帳百二十里，距南昌西岸不過五六十里湖面。不一會，這六十只快船如飛也似，已離賊寨水師不遠，船中金鼓打得聲震蚊龍。

宸濠在陸寨內聽得湖面上有金鼓之聲，知道王守仁率水師前來攻打方陣，即刻傳令水師各營，務要盡力阻御，不可任他攻進水寨。雷大春、吉文龍、周世熊、吧雲豹四人早已見敵軍飛棹而來，卻也早為預備。看看徐鳴皋等這三路水師沖波逐浪而至，只見敵船上為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，大喝道：“吾徐鳴皋是也！誰敢來與吾決戰？”一言未畢，雷大春只將青旗招颺，倏忽間沖出一排船來。徐鳴皋在船頭上看得真切，但見賊船那一排卻用鐵索鎖鏈，兩邊四下鼓動棹槳，真是如履平地，毫不顛簸，直望下游沖撞過來。徐鳴皋見敵船來得凶猛，隨即傳令：“將二十只快船一齊散開，不使賊船沖撞。”

一聲令下，所部的二十只各各分散四面，只在湖中周轉如飛，團團的圍住了賊船廝殺。雷大春一見如此，也就手執兵器，又飭令撓鉤手，但見敵船附近，便去鉤搭。究竟賊船力量大，在湖中沖波逐浪，毫不搖動。徐鳴皋這二十只船經不起浪打，只在湖面上顛簸不定。徐鳴皋看見恐怕有失，即命收兵。這二十只船一齊收住篷腳，直望南昌回去。

那徐慶、楊小舫左右二軍，直沖到賊寨相近。賊將周世熊、呆雲豹也各率左右兩軍沖殺過來。賊隊是排船，我軍是快船，也不能抵敵，只得收兵，仍回南昌而去。賊軍前、左、右三隊見官軍大敗，又追趕了一陣。無如官軍拽起風帆，早已到了對岸，追之不及，只得仍回樵舍。

當下宸濠在岸上看見自家的水師操縱自如，敵軍不能抵當，心中大喜，遙指南昌說道：“王守仁，王守仁，今孤欲聯舟作陣，看你尚有何妙策來破孤家的水軍麼？”因顧左右道：“若非李軍師獻此奇謀，何能使敵軍不戰而退呢？”說罷，策馬回營而去。

不一會，雷大春等收了隊，即舍舟登陸，來到大寨報功。宸濠又誇贊一番，並令他仍小心防守。雷大春道：“軍師以此奇謀聯舟作戰，那怕敵軍再多，又何能來破麼？真乃萬全之策也。”宸濠聽了雷大春的這句話，更覺得得意，因與雷大春道：“將軍且緩到船，就在此用過午飯，孤同將軍再將那船只操練一回，以助今日出兵大勝。”雷大春等便不上船，即在大帳內吃飯。不一會，午飯已畢，宸濠便與雷大春等一同上船，當命各軍拽起風帆，在湖面上往來駕駛。操演了大半日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方纔收隊。這日宸濠就在船中歇宿。水師各軍因日間操演用力甚多，不免大家辛苦，因也放心大膽各去睡臥，只畝了二三十人看更。

卻說伍定謀到了初更時分，便與王能、徐壽督率快舟蕩出港口，分兩路直望樵舍西山進發。原來這西山離南帳只五六十里，距樵舍亦只二十余裏。此山一名夾山，三面背湖，一面是來往樵舍的大道。宸濠屯糧之地，只在西山之下，名曰潛谷。此間只有五百名兵卒，兩員牙將在此看守。這兩員牙將，一喚石時，一喚許肅。此二人最喜飲酒，是日亦飲得酒醉，臥於帳外。伍定謀督率著四十只快船出了港口，將近三更時分，已到西山。伍定謀叫各軍攜了火種，每人攜帶束草一把，棄舟登岸，每船只畝十人看守船只。

各軍隨著伍定謀、徐壽、王能三人暗暗趕到潛谷，一聲吶喊，各軍將火種引著，燒著束草，一齊向潛谷堆糧之處拋去。一霎時，火焰四起，煙迷四空，喊殺之聲，震動天地。

時石時、許肅等尚醉臥未醒，從醉夢中驚覺，再一望時，見周圍火光烘天，知道糧草被人燒劫。不顧前去救火，只得急急奔出谷口，欲去逃命。那知尚未出谷，早被自家兵馬踐踏而死。那五百名賊兵有被燒死的，有被官軍砍傷而死的，也折傷了有一大半。看看火勢將滅，樵舍並無兵前來救應，伍定謀當又傳令各軍，速速回船。各軍答應，不一刻齊上了船，一齊拽起風帆，向上游潛渡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宸濠在船中，是晚亦與雷大春等痛飲，潛谷糧草被人燒劫，他卻絕不知道。李自然在早寨內，到了三更後，偶然步出帳外小溺，忽見西面一片火光烘天，叫道：“不好！此火逼近在屯糧之所，恐有敵人前來燒糧。”當下進了大帳，即刻去請鄴天慶。一面飛身上馬，馳往水寨中送信。不一刻鄴天慶已到，李自然道：“將軍可速帶人馬前往西山救應，你看西山這一派火光，逼近屯糧之所，定有敵人前來燒糧。刃歲前，我已著人去報，將軍可速前去，不能再緩了。好在潛谷離此不遠，趕趕前去，或有可救。不然糧草燒盡，我軍無糧，雖有方陣，無所用矣。”

鄴天慶聞言，那敢怠慢，也就撥了三兀輕騎，即刻飛奔而去。沿途遇見敗回的小軍，聲稱潛谷糧草已被敵人燒著，鄴天慶便問：“守糧官何在？”小軍回道：“恐守糧官亦被燒死。現在敵人尚未退去，還在那裏放火掩殺，將軍如趕得快，即使糧草難救，敵人還可殺他一陣。”鄴天慶聽罷，也不望下追問，只顧趕向前去。不一刻到了潛谷，時已四更將盡，敵人沒有一個；再看屯糧之處，業已燒得空空，只余剩灰燼而已。當下便尋著兩三個小軍，追問敵人從何處而來，方知潛渡上岸。又問：“守糧官現在何處？”小軍言道：“想已死在火中。”鄴天慶道：“爾等何以知守糧官死在火內？”小軍道：“小的聞得守糧官終日在此飲酒，當敵軍到此之時，恐怕守糧官尚沉醉未醒。因此度之，豈有不死烈火之理？”鄴天慶又往西山之後看視一遍，那裏見有一個敵軍！只得長嘆一聲，收軍回去。

時已天明，方走至半路，忽有一騎馬如飛風跑來。跑到鄴天慶面前，大叫說道：“將軍請速回樵舍，現在方舟陣與早寨一齊著火！不料無數敵軍殺到，四路縱火，大殺起來，請將軍速往救。”鄴天慶聽了此言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幾乎墜馬。此時也不便追問，只得趕令各軍飛奔回去，以便救應。走未多遠，忽有一騎馬飛來報道：“請將軍速回水師，早寨已將延燒殆盡了！”說罷，復又飛奔回去。鄴天慶更加不知所措，只顧催督各軍趕前進。走未移時，又有一騎馬飛來報道：“現在水陸兩路全行燒毀，李軍師不知去向，刃歲纔由水師登岸，雜在亂軍之中，立待將軍回去，便要與將軍一同往逃性命。”鄴天慶不等他說完，又將馬加上一鞭，飛奔望樵舍而去。及至樵舍，那火勢尚未減少；再看那二十余座營盤，只燒得烈烈烘烘，不可撲滅，只得棄了大營，去尋宸濠。不知鄴天慶果能將宸濠尋得出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